



孩子的友谊

戚敏芳

女儿暖暖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无限惆怅地吟咏：“雅楠乘车将欲行，忽闻楼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语墨送你情。”我正坐在阳光下看书，笑了：“竟敢篡改李白的诗，该当何罪？”暖暖哭丧着脸：“陶雅楠又‘将欲行’了，这回是真的！妈妈！”她特别强调了“真的”两个字。

楠楠是暖暖最好的朋友，比她小一岁。她妈妈是十几年前从安徽过来打工的女孩子，嫁给她爸爸后，夫妻同心，如今在我家小区旁边拥有了一家小小的美容院，爸爸还开着出租车。虽然做了小老板，毕竟是辛苦讨生活，没什么精力和时间管孩子。我偶尔去洗头，两个孩子居然一见如故。想想也是，一个到处疯跑是一种寂寞，一个关在家里是另一种寂寞，寂寞遇上寂寞，负负得正，友谊想不产生都难。从此，楠楠出入我家，仿佛是我的小女儿。

雅楠这孩子圆脸大眼睛，十分清秀。读书成绩一般，性格开朗又讲礼貌，能做简单的家务，我很喜欢她。她和暖暖其实是互补，那一位有些小小高傲，有时候过头了就少些礼貌，喜欢看书并且只看不收拾，家里东一本西一摆到处是她的书，当然我也是这样，所以也不大好意思说她。楠楠实在瞧不过去了，会一本本理好放进书柜。经常我书找不到了问暖暖，她头也不抬：“这个归楠楠管。”

有时候周末家里没人，暖暖又不用上培训班，我给她们划好区域，自由活动。以小区为主，西不能超过小超市，东不能超过楠楠妈妈的美容院。不过两个孩子也不爱去外面，乖得很，在家看书、下棋、弹琴、玩电脑，暖暖还辅导楠楠的功课，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太阳出来时，我在宽阔的防盗窗上晒被子，她们就高兴得发疯。把所有毛绒玩具都拿出来晒，美其名曰“阳光浴”，两个人还躺在被子上，一边吃东西一边讲悄悄话。等我一回来，被子早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上面到处是瓜皮果壳，毛绒玩具上一个个乌黑的手印。有心想骂两句，终究不忍。不想让她们这美好的下午留下一个咆哮的结尾，不想让她们若干年后回忆起今天，有温暖的阳光有温暖的悄悄话，还有妈妈的雷霆大怒！罢了罢了！自认倒霉，洗被子洗玩具吧。

我经常抽空到处带着她们玩，青山绿水、儿童游乐场、烧烤、春游……一张张照片留下了她们纯真可爱的小脸。可惜楠楠爸爸妈妈实在太忙了，几次要把孩子送去城乡接合部让爷爷奶奶带着。孩子们眼泪汪汪，我也做了好几次工作，提出可以让她留在我家吃饭和学习，晚上来接。不过一家总有一家的难处，何况夫妻俩是忠厚老实的人，不愿意麻烦我。几次“将欲行”，今日终成行啊！楠楠这一走，暖暖不知要难过多久呢。

那些温暖的人

王梁

每次去游泳馆，都要在进门处登记自己的卡号并领取储物柜的钥匙。

工作人员是位五十岁上下的阿姨，短发，圆脸，衣着、长相都比较普通，表情平淡，是那种不太容易印在别人脑海里的形象。她用圆珠笔工整地记录每一位男泳客的卡号和进场时间，几乎同时递上一把钥匙并记下号码，整个过程没有多余的动作和话语。

看得出她是个偏向安静的人，大多数时间就坐在那边埋头看书，读的还是一些非消遣类的纯文学小说，有一次看到她正在翻阅单位同事新近出版的文集，居然颇有兴味的样子。有的时候她也玩玩平板电脑上的小游戏，或与同伴聊聊天，轻声细语，不似这个年龄的很多妇女喜欢大声聒噪、喋喋不休，这些细节让我对她产生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就像一阵和煦的微风。

有一次，她登记好我的卡号后迟迟不给钥匙，而是不停在抽屉里翻寻。我顺口说了句：“快点啊。”她找定一把钥匙递给我，半是解释半是歉意地说：“今天上面一排柜子的钥匙都拿光了。”

原来如此，怪不得几乎每次我的储物柜都在最高的一排，这对高个子的我来说非常顺手和舒服。这位阿姨与我素不相识，却能根据我的身高尽可能为我提供方便，这多半出于待人接物的习惯反应吧。100多个储物柜，她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找到不同位置的钥匙，怕也是

下了一番心思的，可见她努力地把这份工作做起来简单平凡的工作做得有滋有味有温度。意识到这些，我深深地为刚刚一闪而过的少许不耐烦并不自觉提高声调而愧疚，一种温暖的感觉漫透了整个身心，我由衷地脱口而出：“谢谢啊！”她的回应依然是淡淡的笑容和一声“没事”。

我喜欢这样温暖的人，喜欢这种淡淡的人际交流。在生命旅途中，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有擦肩而过的，有长相厮守的，有热情乃至炽热的，也有冷漠乃至促狭的，有日久见真心的，也有相见不如怀念的，不一而足。我们和这样形形色色的人相逢相识、交流交往或者爱恨交加，构筑起了一个纷繁纷扰的人际网络和生活空间，带给我们五味杂陈的缤纷感受。时移境迁，多少人早已失落在心灵的地平线外，多少人成为此生不能承受之重，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带给我们一份平淡的真切，一份朴素的美好，如同25℃左右的环境温度，我们的身体已经没有冷热感，却有着说不出的舒适。

这样温暖的人总常在记忆中泛起。记得刚开始驾车那阵子，某天早晨去上班，车子被紧紧夹在两辆不厚道停放的车子中间，我左摆右突还是无法开出车位，急得浑身冒汗，一位去赶班车的中年男子主动停下来指挥我打方向盘，一点点借位置，终于顺利出位，他还传授了几点停车移位的诀窍，我连声道谢的时候他已摆摆手走远，后来在小区里、候车亭、小吃店又邂

老周和老朱

顾常平

老周和老朱都有小农地,都爱种花生。

早饭前沿着家前的水泥路西去，行至老周家前，见老周一件汗背心一把锄头地在翻地。老周有点胖，弄弄田头出出汗有好处。何况地就在他家门前。问他种什么，他说种花生。他说花生这东西，早种早吃，晚种晚吃。言下之意，花生是很好种的。

老周在银行工作。他女儿早已上了大学，妻子又勤快。他一闲下来，如果天气好，不是钓竿一根，就是锄头一把。他家天井的大水缸里，鱼长年不断。自产的菜蔬，也是四季都不断的。

老周的田里本已插上了小小的橘树。待它们长大了，这儿该是一片小橘林。橘树开花的时候，家里有满处的橘香，橘树红了的时候，出门就是好景致，老周真是好打算。但现在橘树还很小，这就使预留的地有点空旷，这些空地就成了老周的菜畦。一年四季，他几乎什么都种：丝瓜、南瓜、冬瓜；青菜、大蒜、韭菜；洋芋芋、蚕豆、豌豆；玉米、甘蔗……当然，还有花生。每每晚饭后散步，常见老周双手笼着一只小紫砂壶，或坐，或蹲，观赏着他自己的成果。那温柔的目光，犹如一位年迈的慈父，对着他年幼的孩子。

老周正整着花生畦，老朱已背着锄头，一手搭着外衣回来了。今天有雾气，雾气沾得老朱头发湿漉漉的，晶晶



本版摄影 王梁

发亮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雾珠。

老朱种的花生比老周多得多，他种花生多半是为了小孙子。他的小孙子特别爱吃花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平时跟着爷爷奶奶住。节假日，他的父母从宁波，会开着小车来看他。一起来聚的，还有他的姑姑一家子。

老朱曾是一家不大不小的厂子的厂长，已退了休。若晴天，不论寒暑，大清早就可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在我们家通往镇西山边的水泥路上溜达。老两口缓缓地行，小孙子快快地骑——他把童车骑得飞

遁过几次，微笑、点头、打声招呼，仅此而已，已经足够。

有一次，我去4S店检查车子。因为不是修理也不是保养，接待顾问生硬地告诉我免费检测活动时间已经过了，我说那就充个气吧。一位年纪很小个子也很小的小工帮我把四个轮胎的气充好，又打开我的后备箱，备胎因为前段时间刚用过，随意放着，他帮我检查胎压、充好气，又认真地把备胎放置妥当，并提醒我以后使用备胎后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以防发生意外。看着他瘦小的身躯端着沉重的轮胎，我莫名地感动，拍拍他的肩膀，由衷地说：“谢谢你！”他腼腆地笑笑，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简单地回应：“不客气！”

还有不少让我时常想起、时常感怀的人。他们的面容没有随着岁月的消逝而模糊，相反却愈发清晰，像岛屿一样凸显在记忆的洋面，在精神世界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然，我只是想念他们，想念他们曾经带给我的挥之不去的感动，想念他们的言行中散发出的那份不耀眼、不刺眼却明亮、明净的人性光华。我们之间的交流只是两颗心的触碰，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行为的自动反应，所有呈现出来的都是各自人性中最为简单、本真和美好的一面，不勉强、不刻意、不做作、没有贪欲、没有苛求、不是交易、不求回报，就这样平和地、善良地、安静地注视着对方，注视着世界，伴随一掬清浅的微笑，然后有一份舒爽的温暖长留彼此心间。

总第 5605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快。有时链条脱落了，那么小的孩子又会自己修好了再骑。骑到路的尽头，再折回来。这是一条通向山岙的小水泥路，不会有什么汽车开来。

一天，他们正散步，碰到老周正扛了锄头要下田。老周放下锄头，弯腰探向孩子问：“小家伙，今天怎么不打滚了？你两天不打滚，水泥路都上灰了。”孩子望了望他，搔搔头，不知怎么回答。老朱夫妇就紧走几步笑呵呵地说：“这小子，阿公也不叫一声。每天都汗一身，打滚打得播灰泥鳅一样。”老周也笑呵呵，说：“小孩动好，还是动动好。”于是道声别，老周下田去了，老朱一家子，继续散他们的步。

老周与老朱是邻居。他们的家都在水泥路边。满天星空的夏夜，他们也自备竹椅，边乘凉，边讲些桑麻或闲话。

这是七八年前的情景。当时我还在海边的一个镇里生活，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也曾向附近的农人讨了两三分田作我的小农地。当不懂种什么、不知怎么种时，我向老周请教，也向老朱请教——有时也向老舒请教。老舒的家也在那条水泥路边，只是要再进去一小段路。我与他们谈得来，一是缘分，二是因为，他们家的孩子，都有我的学生在。

今天想起他们来，是因为天时。在这样的天时，阳光普照下，老周与老朱，抑或老舒他们，是不是又在种花生了？



那个时候退役了两年再回来，对新形势缺乏了解，世界排名180在我心里已经是很高的排名了。我很容易不自信，特别是刚复出的那个时候，看到很多年轻的新人，湖北队也有和我熟悉的小队员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打得怎么好怎么好。我脱离了这个圈子两年，对目前国内总体水平不是很了解，也不确定自己现在大概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心里也觉得没谱。不过那时我对自己的心态倒是很宽容，心想尽力而为就好，能打成什么样子就打成什么样子好了。

正赛之前的预赛我一共打了三场，三场都异乎寻常地顺利。就在这个时候，又有状况发生了。

我是个不善于给自己解压的人，前三场预赛很顺利，是因为这时对自己没什么要求，心里没底，也没有很强的获胜欲望，只当是在训练场上练兵。等到打入正赛时，忽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很想赢，而且必须赢。这就像猴子去摘桃子，开始只是摘一个吃着玩，后来就觉得这棵树都是我的。这股心气堵在胸口，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暗示。预赛最后一场我背上受了一点小伤，对我们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点小伤本来

不算什么，可是当时急火攻心，这一口气堵在胸间，就像岔气似的，整个背部都疼得很厉害，眼看正选比赛就要开始了，我只觉得背上像有重锤在猛敲，疼得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气血不顺，又带起了内分泌失调的旧病，我只好赶紧去找北京队的大夫。女孩子都知道内分泌不顺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那种酸胀沉闷，再加上背上的痛感，让我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充满忧虑。正选第一轮当天，我一直觉得恶心，害得大夫跟着我忙前忙后。我们到场地上以后，裁判长一直不停地往我这边看，他以为我肯定要放弃了，连弃权的单子都替我填好了。

我告诉他，我不弃权，还能打。结果那一场打得还不错。心病还需心药医，可能是随着比赛的顺利进展，心结渐渐打开了，思想包袱也放下来了。这次发病算是急性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等到我进入前四的时候，背上的痛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

姜山一直陪着我打进前四，然后他请的假就用完了，必须回武汉上课。这时我对自己和对手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心态又回到了预选赛时的放松状态。进前四之后，我遇到了来自葡萄牙的1号种子，就是姜山断言和我“不是一个档次”的那个女孩子。

那场比赛我赢得比较轻松。打完之后我给姜山打电话：“我赢了，直落两盘，6：4、6：0。”

他很平静地说：“哦，6：4、6：0赢了，行，知道了。”

姜山的话，我不是都信。我们之间会经常开玩笑，要

看他说话的场合我才能分清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之前我一直觉得他说1号种子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话是安慰我的，不能当真。直到打完决赛，我才相信他说是实话。

复出首战告捷对我恢复心态很有帮助，接下来还有一连串四个比赛。这四站比赛是紧挨着的，第一个比赛在北京，第二个在通辽，第三个在乌兰浩特，第四个又回到北京。我在参加第一个在北京的比赛时，连三场预赛在内，一共打了八场球。按照比赛惯例，当时还没有世界排名的我在后三个比赛中还应该继续从预赛开始打。可是，因为我第一个比赛就拿了冠军，根据ITF的规定，我得到了一张通行证，后面一个比赛也可以直接从正选开始打了。第二场在通辽的比赛，又拿了个冠军。

这期间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前两场比赛都是硬地，第三场比赛，主办方在发给参赛选手的传真上说是红土地，但大家去了一看，发现就是灰色的沙地。这让许多外国运动员非常生气，觉得自己受了欺骗，他们的领队就去找裁判长开会要求换场地，不换的话就退出比赛。他们还找到了我，劝我一起罢赛。在他们看来，你李娜在前两个比赛都拿到了冠军，又是中国本土选手，你应该很有发言权啊。其实我此刻的位置比谁都尴尬。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什么话到了我这里，有理也像没理似的，我们国家的传统又是“不要给上面找麻烦”。我非常难堪，只好告诉人家我得训练，这件事最好还是你们出面解决。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